

福建思想文化大系·考亭学术系列

卷四

福建四部

卷五

平陽公二集

卷六

豐壬子秋鐫

仰山書

朱熹學派與閩台書院刻書

朱熹學派與閩台書院刻書 的傳承和發展

方彥壽 著

朱熹学
与闽台书院刻书
的传承
及展

方彦寿 著

本书由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3B153及
福州海峡职业技术学院配套资金资助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朱熹学派与闽台书院刻书的传承和发展/方彦寿著.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1
ISBN 978-7-5334-6596-4

I. ①朱… II. ①方… III. ①朱熹(1130~1200)
—哲学思想—文集②刻书—图书史—福建省—文集③刻书
—图书史—台湾省—文集 IV. ①B244.75-53
②G256.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4463 号



Zhuxi Xuepai yu Mintai Shuyuan Keshu de Chuancheng He Fazhan
朱熹学派与闽台书院刻书的传承和发展
方彦寿 著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教育出版社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网址: www.fep.com.cn
编辑部电话 0591-83786907 83726290
发行部电话 0591-83721876 87115073 010-62027445)

出版人 黄旭
印刷 福州华彩印务有限公司
(福州市福兴投资区后屿路 6 号 邮编: 350014)

开本 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24.75
字数 381 千
插页 2
版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4-6596-4
定价 68.00 元

如发现本书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
请向本社出版科(电话:0591-83726019)调换。

“福建思想文化大系”

出版说明

福建历史悠久，文化深厚。从《周礼》“七闽九貉”、《山海经》“闽在海中”算起，闽地拥有两千多年之悠久历史；从唐宋之变、闽地转成为华夏经济文化重心区域之一算起，闽人积累了一千多年之深厚文化。

闽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外交通、海上丝路的起点，造就了闽人务实开明而复杂多元的文化传统；宋世以来，闽学深刻地影响了中华乃至东亚的文明世界，历千年而不衰，闽地由此成为文明社会的一个思想中心；近代以来，福建更是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和社会转型的前沿阵地，在军事外交创建、政治经济革新与思想文化探索等方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千百年来，闽地涌现了一大批站在时代前列的仁人志士，既有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涉外各领域的风云人物，亦有思想、宗教、文艺、翻译、科技各界别的不朽名家。

闽地文化如此多娇，引无数后学竞折腰。鄙社同仁多年来即有编纂“福建文库”之意，奈何条件有限，只能零散为之。令人欣慰的是，近来挖掘与重述福建悠久深厚历史文化之呼声日炽，已然提上议事日程并在规划之中。在此，我们不揣浅陋，在已有相关图书品种的基础上，与有关学术文化机构合作，先行推出“福建思想文化大系”，以为集大成者贡献绵薄之力。计划编辑出版的图书类别，包括文献整理、田野调查、权威辞书、专题探索、史事新说、人物研究、年谱长编、名家读本，等等。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我们相信，多方面、多层次地叙述、探究这些故人旧事，感受生生不息、开拓进取之闽人精神，或有助于重塑闽人文化之远大规模、复兴中华文明之主体地位，还望闽省内外各方大家多多支持，共襄盛举！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4年9月

前 言

在南宋以降的福建，有两种非常突出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文化现象，举凡福建文化的研究者，均不能不提。即以朱熹为代表的朱子学派，和以雕版印刷为主体的福建刻书业。此二者，之所以说是相辅相成，是因为朱子学学者，凡研究朱子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时，彼时福建跻身全国三大刻书中心的发达的刻书业必被认为是其文化背景之一；反之，凡探究福建刻书业发达的原因时，朱子理学在福建的崛起，朱熹学派在福建的著书立说、刊刻出版，也必被认为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因之一。只是，对此二者的联系和渊源，通常的研究者只是蜻蜓点水、点到为止，而笔者则是一个例外。

在宋明以降的福建，还有两种非常突出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文化现象，举凡福建文化的研究者，也不能不提，即上起于南宋、下迄于清末的福建书院刻书，和从清康熙以来从福建传入台湾的朱子学和刻书业，在台湾书院发展中所形成的交集与融合，及其在台湾书院建设中所起到的作用。只是，对此二者的联系和渊源，通常的研究者也多只是浅尝辄止，而笔者则是一个例外。

我之所以在此一再说自己是一个“例外”，并非是为了显示自己是多么的与众不同，而只是强调，我对这几种文化现象的研究，陆陆续续花了约 28 年的时间！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仍在不懈地探索之中，此其一。

其二是说，对这几种文化现象，我不是像其他研究者一样，写上那

么一段文字，或者最多写了一篇短文即作罢，而是与这些文化现象，谈了一场天长日久的“恋爱”，不知不觉就分别写出了两三个系列，且每个系列都有多则十几篇、少则七八篇的论文。其中，“朱熹学派刻书的传承与发展”，探讨的是以朱熹为代表的朱子学派，和以雕版印刷为主体的福建刻书业二者之间的关系；“闽台书院刻书的传承与发展”，探讨的是闽台两地的书院与书院刻书的历史渊源和影响；再进而由以上两个系列，导引出第三个系列，即“闽学著名学者著作版本考略”，涉及的学者，前有杨时、游酢和李侗等理学先贤，后则有朱熹、黄榦和蔡元定等一批名满天下的学者。

所以，我所说的“例外”，只是例外在时间上，所谓笨鸟先飞，比常人多花了大把的时间，耗在一两个论题上；只是例外在数量上，所谓寻寻觅觅，笔者希望通过各种不同的视角的透视，来揭示蕴藏在这些相关论题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历史内涵。

应该说，收入这个集子的 30 多篇文章，是我在有关朱子学研究的三部专著即《朱熹书院与门人考》《朱熹考亭书院源流考》和《朱熹画像考略与伪帖揭秘》，以及建本研究的专著《建阳刻书史》《福建刻书论稿》之外的，与这两个课题相关的部分论文。所谓“相关”，指的是这两个课题的重叠、交叉的部分。这部文集，也就是我在这两个课题的“交叉点”上徜徉、寻寻觅觅的结果。在此集子结集出版之时，还必须对收入集中的第一篇文章《朱熹与建阳刻书》说上几句。

《朱熹与建阳刻书》是我生平发表的第一篇学术短文，以现在的眼光来审视，此文显然不够成熟。但是，从写作此文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似乎就注定了我的研究方向，是沿着“朱熹”与“建阳刻书”，即福建朱子学和福建刻书这样两条路径交叉前行的。

从研究朱熹本人与南宋建阳刻书业的关系，进而拓展到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与建本的关系；又从朱熹创建的书院刻书拓展到福建书院的刻书；再从朱熹本人的刻书事迹，进而拓展到朱子门人的刻书事迹，以及朱熹学派与南宋整个出版业的关系；再从福建书院刻书，扩展到台湾书院的刻书，现在回过头来归纳这些，看起来比较容易，却实实在在地凝聚着我这二十多年的心血，也记录了一个跋涉者的心路历程。虽然当年我在写作这些论文时，事先并没有一个完整的、长远的规划，有时甚至

是率意为之，以至有些文章的内容偶尔会出现重复的现象。但这些并不妨碍这些文章相互之间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从而使朱熹以及以他为代表的朱子学派与南宋刻书业、出版业的关系得到较好的揭示。这也是我之所以要把这些散见于各处的文章集中起来，以方便读者审阅的原因。

收入本书的各篇文章，大部分曾先后在省内外各报刊或相关学术会议上发表过，本次结集出版，均一一注明原发刊名，以示对原发刊物编辑的谢意。除对原文某些明显的错误略作修改，文中注释统一改为脚注外，一般不作改动，以尽量保持历史原貌。如《朱熹与建阳刻书》《闽学人物对建刻发展的影响》均不无小误，文中沿袭旧县志所载，认为同文书院系朱熹所建，是用来藏书的地方。若干年后，笔者察觉到这可能是一个错误，在后出的《朱熹刻书事迹考》一文作了辨正。为保存历史原貌，在《朱熹与建阳刻书》《闽学人物对建刻发展的影响》中均不作改动。

方彦寿

2014年5月25日

书于福州海峡职业技术学院朱子文化研究所

目 录

前言	(1)
----------	-----

第一辑 朱熹学派刻书的传承与发展

朱熹与建阳刻书	(3)
闽学人物对建刻发展的影响	(7)
朱熹刻书事迹考	(23)
明代建本中的“朱熹刻书”	(34)
朱子门人刻书考	(38)
建本对闽学发展的贡献	(56)
闽学人物与书院刻书的影响	(62)
朱熹学派刻书与版权观念的形成	(69)
南宋时期版权观念形成的契机 ——从“东南三贤”到祝穆	(76)
朱子学派与南宋出版	(81)
福建书院刻书述评	(91)
建安书院及其刻本	(105)
建阳刻书及其对武夷文化的传播	(109)

朱熹与漳州官私刻书	(128)
-----------------	-------

第二辑 闽台书院刻书的传承与发展

闽台书院刻书的传承与发展	(139)
闽台刻书中心的转移与跨越	
——以福州南后街为重点的考察	(158)
清代海峡两岸的图书之缘	(170)
闽学与台湾书院	(184)
现存最早的“袖珍本”四书	(195)
台湾海东书院考述	(199)
闽台书院的爱国主义传统	(211)
传播海外的建本图书	(222)
明代晋江理学家群体与图书刊刻	(233)

第三辑 闽学著名学者著作版本考略

杨时著作版本源流考述	(249)
游酢著作版本源流考述	(266)
李侗著作版本考述	(274)
朱熹自著书考录	
——朱熹著述考之一	(289)
朱熹编著书录	
——朱熹著述考之二	(307)
朱熹著作后人所编书录	
——朱熹著述考之三	(324)
朱熹著作版本考辨三题	(351)

朱玉与《朱子文集大全类编》·····	(357)
《蔡氏九儒书》版本述略·····	(364)
黄榦著作版本考述·····	(368)
祝穆和他的文献巨著·····	(380)
鸣谢·····	(384)

第一辑 朱熹学派刻书的传承与发展

朱熹与建阳刻书

在两宋时期，建阳县由于刻书业的兴盛，以及南宋朱熹在此结庐讲学，因此它既有“图书之府”的美称，又有“小邹鲁”的雅号。刘克庄在南宋宝祐元年（1253）任建阳县令时，重修了朱熹的考亭书院，并在其著述中写道：“巍巍考亭，为宋阙里，两坊坟籍大备……”。^①著名学者熊禾在为书坊同文书院作的疏中说：“文公之文，如日丽天；书坊之书，犹书行地。”^②二者都把建阳县历史上这两桩盛事加以相提并论，这也可看出二者之间实际上是具有某种联系的。

建阳县的刻书业为什么会在两宋兴盛，以至历宋、元、明三代而不衰？从大的方面来说，当然与我国历史上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的经济重心由北向南逐渐转移，到南宋靖康之难后，因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人口大迁移而最后完成有关。从具体原因看，则由于建阳地处闽北山区，丰富的森林资源源源不断地为麻沙、书坊两坊提供刻书所需的木版。同时，建阳多出竹纸，“嫩竹为料，凡有数品：曰简纸，曰行移纸，曰书籍纸，出北洛里”。^③崇化坊用特有的椒纸印书，纸质坚韧且可防蛀，利用积墨池的天然井水和墨印书具有色泽鲜艳、字迹清晰等优点。但我们不应忽视的是，朱熹一生“琴书四十年，几作山中客”，^④在闽

① [明]冯继科、朱凌：嘉靖《建阳县志》卷六，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年版。

② [明]冯继科、朱凌：嘉靖《建阳县志》卷五，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③ [明]冯继科、朱凌：嘉靖《建阳县志》卷四，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④ [明]汪佃：嘉靖《建宁府志》卷十七，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4年版。

北山区住了几十年，尤其是晚年在建阳著书立说、兴办书院、广招弟子，客观上对建阳两坊的刻书业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据《建阳县志》载，朱熹晚年卜居考亭，建沧洲精舍（即后来的考亭书院），自号沧洲病叟，“兴学校，明教化，四方学者毕至”。^① 仅在建阳，朱熹就兴建了考亭书院、云谷晦庵草堂、寒泉精舍、同文书院等。据县志载，当时建阳县在朱熹倡导下，兴建的类似的书院大小就有十几所，至于由朱熹及其弟子刘燾、黄榦、真德秀等在闽北各县创办的书院，则就更多了。这些书院遍及闽北山区，吸引了全国各地众多的学者前来求学。据《朱子实纪》载，仅朱熹学生中号称高弟而有著述问世的就有六十八人之多，由他所教过的学生则数以千计，大可与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相媲美，使建阳一时成为名副其实的“小邹鲁”。元代诗人萨都刺在入闽途经建阳时，曾写下“巍巍考亭祠，过客伺下拜。溪水自成文，上接洙泗派”^② 的诗句流传于世。要创办书院当



书影 1

① [明] 冯继科、朱凌：嘉靖《建阳县志》卷八《朱子世家》，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② [元] 萨都刺：《度岭至崇安命棹建溪》，《雁门集》卷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47 页。

然少不了要用书，教育和出版的关系，其密切程度是自不待言的。朱熹在闽北兴办书院，客观上为书坊书籍的销售扩大了市场，为两坊书籍的发行提供了巨大的读者群。同时，也使闽北山区形成一种良好的读书风气，历宋、元、明几代而不衰。直到清初钱塘贡生邹志路写的《建阳小乐府·书灯田》一诗中，还有“明星在天灯影灿，满城书声起夜半”^①的描写。

此外，朱熹还大力提倡藏书。他在建阳期间，为建阳县儒学写下了那篇著名的《建阳县学藏书记》，其中就有“建阳版本书籍行于四方者，无远不至”^②的文句。他还专为建阳县儒学写了《藏书厨铭》，铭曰：“建邑名庠，司教有儒，何以为训？具在此书。非学何立，非书何习？终日不倦，圣贤可及。”^③朱熹不仅提倡藏书，而且还身体力行，特地在书坊创办了同文书院。据县志载，这个书院就是朱熹在南宋乾道年间建立，专门用来贮藏图书的。在嘉靖《建阳县志》中，有一幅《建阳县书坊图》（书影1），同文书院即坐落在书坊的中心地带，以朱熹在当时和后世的一般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这座书院对当时“贩者如织”的“天下客商”来说，其作用不啻是一座巨大的广告牌。而在后来的一些学者的心目中，同文书院和书坊刻书几乎融为一体，成了同一回事了。如熊禾在重修同文书院时，为其写了上梁文，云：“儿郎伟，抛梁东，书籍高丽日本通……儿郎伟，抛梁北，万里车书通上国。”^④此文不说同文书院藏书如何如何，而说书坊书籍远通海外诸国，这对朱熹建同文书院的用意，应该可以说是心领神会的了。

在朱熹的倡导下，建阳县后来特设尊经阁和书籍库用来藏书，建阳县的藏书量也因此大增。同一县志中有一份《儒学尊经阁书目》和《书坊书目》。从中可知，建阳县学藏书分为“文字号厨、行字号厨、忠字号厨、信字号厨”，共有书目四十八种。《书坊书目》三百八十二种。从这些书目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朱熹还为书坊提供了大量的书稿。其中有《四书集注》《小学》《近思录》《周易本义》《周易启蒙》《朱子语类》

① [清] 张应昌编：《清诗铎》，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5页。

② [明] 冯继科、朱凌：嘉靖《建阳县志》卷六，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本。

③ 同上。

④ [清] 梁輿：道光《建阳县志》卷五，清道光建阳刊本。

《朱子大全》和《文公家礼》等十几种。在朱熹的影响下，其弟子蔡元定、刘燠、真德秀和祝穆等都有为书坊提供他们自己编著的书，这对保证建阳两坊书籍出版者所需的稿源来说，无疑是很大的支持。

（原载《福建省图书馆学会通讯》1986年第2期；1986年11月28日《福建日报》转载；又被选入《历代刻书概况》一书，印刷工业出版社1991年版。修订稿又被选入《朱熹与闽学渊源》，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此处为保持历史原貌，采用原稿，而不用修订稿）

闽学人物对建刻发展的影响

闽学人物对建刻发展的影响，长期以来，虽为人们所关注，但尚缺乏比较深刻的认识。一些分析建刻发展原因的文章，不外从因唐末五季战乱而经济重心南移，建阳所处的地理条件和丰富的森林资源这些方面来阐述，而对建刻发展的文化基础和背景还处于点到为止的状态，未作展开论述。

本文拟通过对一些历史事实的分析，就闽学者对建刻发展的影响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闽学人物与书林人物的关系

朱子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学说，通常称为“考亭学派”或“闽学”。朱熹晚年的境遇虽不太佳，但他死后不久，其学说就被统治阶级所推崇，他本人也一再被追赠、加封、诏谥。就连朱熹的弟子，甚至再传、续传，只要稍有名气，就被抬进乡贤祠祀奉。而书林人物在历史上不过是“书户”“书贾”而已，社会地位虽不能说是低贱，但充其量不过属市民阶层，他们与闽学人物的关系只是两个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要说影响，也只是两个社会阶层之间的影响；而产生这种关系和影响的主要桥梁是书。一个要写书——著书立说，一个要印书——以此谋生。

但是，上述仅仅是历史现象的一个侧面，另一个罕为人知的侧面却是：

（一）刻书者多为闽学者的后代

建阳的闽学人物，除朱熹外，声名较著者还有刘、蔡、叶、黄、